



日本政記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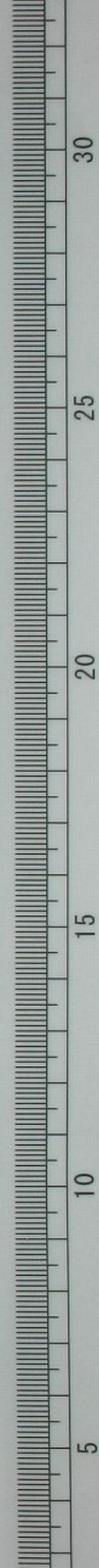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97

8



文庫 17  
W197  
8

# 補文十三卷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氏寄

010185189746



日本政記卷之十五

賴襄子成 著

後土御門天皇

諱成仁。後花園子。母嘉樂門院藤原氏。內大臣信宗女。在

位三十六年。改元六。曰文正。應仁。文明。長享。延德。明應。崩。壽五十九。葬泉涌寺。

六年。乙亥春二月。天皇即位於大政官廳。尊先帝曰

太上天皇。持通關白如故。冬十二月。足利義禎

任大納言。叙從三位。

文正元年。丙戌義政子義尚以前年冬生。其母富子

不欲僧之。而難渝義禎約。又細川勝元輔之。難搖

日本政記

卷之十五

〇一

賴氏正本

日本正言 卷之十五  
念諸將抗勝元者。唯山名宗全。於是密名宗全託之。初宗全以女妻勝元。無子。養宗全子。是豐爲嗣。已而生子。廢是豐。宗全不懌。赤松則尙之。復邑。又意勝元所爲也。啻之。故受託不辭。稔聞畠山義就勇與勝元相仇。因欲結焉。遂請赦之名。還爲援。義政許之。時伊勢貞親爲幕府奏者。頭掌出納。甚有權。斯波氏無嗣。立族人義敏。其家宰不服。因貞親請逐之。立義廉。娶宗全女。已貞親娶義敏妹。廢義廉。復義敏。宗全怒。將援義廉攻貞親。京師駭然。諸

將居間和解。夏四月。貞親義敏皆奔。冬十月。義就被赦入京師。謁幕府。造宗全極驩而出。十一月。地大震。

應仁元年。春正月。故事。大將軍歲首臨三管領以下宅。受饗。時畠山政長爲管領。治具請焉。不臨。十五日。臨山名宗全宅。已而宗全率義就義廉以下諸將。請幕府。請使政長避本第。納義就。許之。遣使諭旨。勝元。勝元曰。臣將面對焉。使者復命。久之不至。遂與政長聚兵自備。宗全亦名兵守幕府。義

政令曰。政長義就宜各以手兵相決。諸將毋得援。義就曰。可也。十八日。義就擊政長于御靈林。宗全潛援義就。政長敗走。義就復入本第。世唾勝元不援政長。以爲怯。勝元慙。杜門不出。勝元第在幕府東。宗全第在西。義視往來兩軍間。和解之。不聽。二月。宗全散遣其兵。勝元覘之。乃潛與族政之師。春政春。徵所管攝津丹後和泉淡路阿波讚岐土佐備中參河兵。政長以河內紀伊斯波義敏以越中。京極持清以近江之半。飛彈出雲隱岐。武田國。

信以若狹安藝赤松政則以加賀。皆屬焉。兵凡十六萬。宗全聞之。亦與其族教幸教清。發但馬因幡播磨伯耆石見備前美作兵。義就以大和及河內紀伊故黨。畠山義純以能登。斯波義廉以越前尾張遠江六角高賴以近江之半。一色義直以丹波伊勢土岐成賴以美濃。皆屬焉。兵凡十一萬。兩軍絡繹入京師。京師人民負擔奔竄。夏五月。義政令曰。先戰者我敵也。一色義直第在幕府前。勝元遣兵屯實相院。逼義直。義直走。勝元乃入幕府樹。

其旗四足門迎義視入府中。宗全怒攻實相院不克。自是兩軍交戰京中。東軍每勝。退保相國寺。又使赤松政則往収其故黨。六月。大內政弘黨宗全以周防長門兵三萬東上。政則拒之。尼崎大敗。西軍復振。東軍每失利。秋八月。勝元疑幕府近臣有為西軍耳目者。請逐其十二人。十二人怒曰。內旨在西。西勝則咲。東勝則聾。何獨吾輩。勝元從殺之。又逆帝及上皇於幕府。九月。西軍遣義就政弘等攻相國寺奪之。或說勝元曰。是吾東西受

敵也。乃遣政長復取之。勝元請復伊勢貞親伺察幕府。義視素惡貞親。不自安。出奔伊勢。依比畠氏。賴襄曰。應仁之亂。本於嘉吉之變也。夫家奴戕主人於衆奴中。而衆奴逡巡莫能齟齬。有一奴焉。獨能奮前擊斃之。則擊斃之者。昂首橫行於衆奴中而不可制。固也。而為家宰者。引之以排已所嫉者。嗣主人又引之以濟已之私。是授之權。以長其勢也。及其勢長。復欲與之抗爭。則其鬪亂紛紜也。固宜。自古國家之亂亡也。必由其

威權陵替。紀綱廢壞。而英雄之人。樹大功其間。是以能操其權。遂至移其國者。皆然。今以足利氏之國勢如此。而桀驁悍惡。如山名宗全者。其功出一國之上。使宗全大過人者乎。則其篡足利氏之國。也不為難矣。異日之豐臣秀吉於織田氏。是已。幸而無遠志大略。故止於橫恣無忌而已。雖然。當時之為將軍管領者。所宜加之慮焉。答之以恩禮。以靖其心。酬之以金帛子女。以充其欲。不可多與土地也。多與土地。可也。不可

授之權也。既與土地。而復奪之。既授權。而復爭之。乃大不可矣。夫賞宗全。盡領赤松氏地。使其同族之封相聚。已非慮之固者也。然猶曰。有不得不然者焉。又立赤松遺孽於播。以怒之。而鬪之。何哉。彼怒而不直我。鬪而奪之。我何辭責之。正足以成其勢。而失我權。况我固授之權乎。夫所謂授權者。何必其官職云哉。我倚託之。使彼為輕重於我。是之謂授權。細川勝元。嫉畠山德本之資望。欲擠而代之。是以引宗全為黨。與之

結婚。又養其子。及德本之欲易嫡。乃與之并力。陰助其子。以變其父。是管領授之權也。將軍義武既養義視。而欲復立己子。則亦藉宗全爲援。是將軍亦授之權也。夫德本之事。私也。而宗全據公以排之。義政之事。亦私也。而宗全知私以援之。其乖焉以執權逞志。則一也。勝元初與宗全結。以得其志。既而視宗全之勢。台出已上。亦知將軍之陰有託焉。以軋已。於是亦植黨以與之爭。而不知已先授之權。以至於此也。義政亦

授之權。使與勝元爭。而已乃爲勝元所劫持。亦不能得宗全之力。所以應仁之亂。滔天塗地。十餘年而不決也。後之爲國家者。不幸逢惡人之有功者。務善處置之。以服其心。則何患其不可制哉。雖然。不使國家之勢。至惡人之有功者。爲先勢也。

藤原政嗣為關白。夏四月。義政  
 以書招還義視。勝元等。又連署請。  
 秋九月。義視  
 還有飛語。勝元謀廢立。義政疑懼。將潛赴西軍。勝  
 元乃使人將義視上叡山。宗全遣兵迎取入西陣。  
 自是兩軍如將軍兄弟戰者。  
 文明元年。秋。大內氏家臣作亂。大內政弘引還。  
 赤松政則盡復播磨備前美作。  
 二年。冬十二月。太上天皇崩于室町。  
 三年。春正月。葬後花園天皇。葬儀不備。大將軍

二年

戊子

春二月。藤原政嗣為關白。

夏

四月。義政

以書招還義視。勝元等。又連署請。

秋

九月。義視

還有飛語。勝元謀廢立。義政疑懼。將潛赴西軍。勝

元乃使人將義視上叡山。宗全遣兵迎取入西陣。

自是兩軍如將軍兄弟戰者。

文明元年。

秋

大內氏家臣作亂。大內政弘引還。

赤松政則盡復播磨備前美作。

二年

庚寅

冬十二月。太上天皇崩于室町。

三年

辛卯

春正月。葬後花園天皇。葬儀不備。大將軍



義政徒步從之。斯波氏家宰甲斐弒其君義廉。

宰朝倉誅殺甲斐。取越前。宰織田取尾張。義政令

朝倉領越前。是歲。上杉顯定攻拔古河。逐管領

成氏。顯定。房顯子也。

四年。壬辰。畠山義統降東軍。通北國糧道。

五年。癸巳。春三月。山名宗全死。年七。夏五月。細川勝

元死。年十四。子政元嗣。冬十二月。大將軍義政致

仕。子義尚嗣。甫九歲。叙正五位下。任左中將。拜征

夷大將軍。畠山政長為管領。七日辭。以畠山義統

代之。賞降東軍功也。

六年。甲午。秋九月。前大將軍義政贈書朝鮮。求明國

勅合印。購明貨寶珍玩。

七年。乙未。義政使使入明。

八年。丙申。夏五月。左大臣藤原政基為關白。

九年。丁酉。春。天皇還宮。冬。西軍悉解歸國。義視奔

美濃。依土岐氏。畠山政長再為管領。

賴襄曰。郡縣之世。患在於姦臣與叛民。而封建

無之。非無之也。雖有之。而不至猝亡其國也。何

日本政記 卷之十一  
一 賴氏正本  
者。諸侯各有其土地甲兵。其力足以內懾姦邪。而外禁盜賊也。然其力足以禁盜賊。而懾姦邪。故難制。制之以權。權在於上。則天下之勢分。以奉上。令權不在於上。則天下之勢合。而下恣其志。合者何謂。謂有黨。有黨必有耦。而爭。爭以其土地甲兵。故吞噬拏攫。數十年而不止。非如郡縣之存亡立決也。而爲之上者。旣莫以制之。聽其或勝或負而已。而勝者或挾我以取其勝。而及於旣勝。乃終制我。我無如之何。是封建之通

患而應仁之亂亦爲然。何由而然也。曰。喪權而已。何以喪權。曰。不公也。不一也。唯不公。是以不一。史稱足利義政之令斯波氏之嗣也。十年之中。二奪之。而二予之矣。畠山氏之續也。二十年。中。三奪之。而三予之矣。予播於山名氏。賞其討滅赤松氏也。而復祿赤松餘孽於播矣。其不一也如此。此皆因請謁賄賂而然也。非不公而何。自以其弟爲儲貳。細川勝元傳之矣。而復援山名宗全以軋勝元。其不一也如此。此由欲廢其

弟以立其子也。非不公而何。已亦知其不公也。是以宗全斃赤松氏子。以奪其邑而不能禁也。勝元出怨言。盡除其左右爲西陣耳目者。而不能止也。而天下莫肯復奉其令者。夫苞苴陰行。閨闈之間。襁褓之呱呱。與枕席私語。浸漸於耳。而致兵戈之氣。塞天地之間者。十有餘年而不絕。蓋雖義政始不自知其患之至此也。幸而渠魁兩斃。如無勝負。而細川氏終專其權。至廢置將軍。如奕砮然。群豪相并。海內分裂。至織田豐

臣氏纔得混一之其禍遠矣。雖然室町以其弱而得長存。非如鎌倉之速亡於姦臣者何哉。封建郡縣之勢異爾。如豐臣氏亦爲封建。其季世嬖寵亂政。亦以私易儲。而天下諸侯陰各有所黨。接以至於亂亡。其勢乃與應仁同。其王之明暗雖大懸絕。其以不公不一。以喪其權者一也。而其亡速於室町者。新造之國也。

十年。

戊戌

冬十月。管領成氏復古河城。

十一年。

己亥

春二月。右大臣藤原政家爲關白。冬

十一月。前大將軍義政築東山別業。起銀閣以擬

金閣。徙居焉。稱東山殿。尋削髮曰道慶。

十八年。

丙午

春細川政元爲管領。

是歲。上杉定正

殺其將大出道灌。時定正居相模大場。上杉顯定

在上野平井。交構兵。道灌有才略。築河越江戶二

城。招八州將士。將士多背顯定。歸定正。顯定縱反

間。使定正殺道灌。將士又叛定正。定正失勢。求援

於成氏。

長享元年。丁未春二月。藤原政忠為關白。秋九月。

大將軍義尚召六角高賴。不至。義尚自將討之。軍  
鉤里。

二年。戊申秋。政忠罷。以藤原冬良為關白。

延德元年。己酉春三月。大將軍義尚薨于鉤里。年二十五

義尚好學。嘗就前關白兼良。諮問治道。兼良為著  
樵談治要。在軍中。猶講左氏春秋。及薨。遠近莫不  
哀惜。義尚晚改名義熙。無子。義政召義視於美濃。

養其子義材為嗣。後改名義植。

二年。庚戌春正月。前大將軍義政薨。年五十六

賴襄曰。足利義政可謂喪其心者矣。以八歲童  
子為諸將所奉立。在職二十九年。乃讓位於其  
子。以就安。又十九年而終。通前後四十八年矣。  
而集我邦前後無比之大亂。於此四十八年之  
中。輦轂兵燹。蕩為廣野。七道之內。無無戰者。誰  
致之歟。史稱義政驕逸。其在職窮極奢靡。至花  
亭之費。費六十萬緡。高倉第之障子。值二萬錢。



其佗稱之。上下相倣。競以侈麗相尚。是以民賦日倍。橫斂苛征。戶耗田蕪。故事借富商金者。義滿時。歲四次。義教歲十二次。至於義政。月八九次。又舉稱貸不償之令。號曰德政。故事每有大儀。課諸侯助役。槩五六年一舉。猶病難給。義政時五年而九舉。是以公私共困。怨讟四起。義政乃日恣淫樂於內。天下之政。委之傳宣之臣。及妾媵僧尼之屬。請謁公行。號令牴牾。而外朝大臣。結黨相軋。見上令不履。已者持其曲直。公然

罵詈而不從。紀綱壞廢。威權墜地。如此人如此者。處於祖宗厚澤善制之後。猶不能不亂。况如足利氏者乎。而義政槩乎不察也。又以其私託外臣之有力者。欲以濟之。以此啓亂端。兵禍驟起。已遂爲所刼制。傍觀戰鬪。心悸舌揚。不能出一語以禁止之。幸得其兩敵交綏。如脫於械囚。亦可以少懲愆矣。而讓職之明年。乃贈書朝鮮。求勘合印信。以求海外書畫珍寶。尋築別業於東山。興銀閣。其中有人心者。而可能乎。止如唐

二庫

朱敬師曰  
不字以可也

德宗脫奉天之厄而興瓊林大盈庫彼猶有志  
削平藩鎮不得其計而懲於困乏懲其所不宜  
懲猶有說也義政則直竭海內以自奉以致大  
亂而不懲又欲竭其未竭者人天託一人養萬  
民非取萬人養一人也故明主必躬勤儉以恤  
天下非苟為美而已懼負天託而取其譴也天  
子且然况代天子權宰天下者烏可曰是吾有  
也存臣僕也而奪其所以生活以資已逸樂哉  
而有不亂乎不察於未亂不懲於既亂故曰喪

其心也而得全首領沒脯下者何哉曰人疾足  
利氏深矣欲斃其家故生此喪心之人又使不  
速死以極其亂亂不極不足以斃也





之被弑也。義澄奔駿河。依今川氏親。於是政元稱  
義政遺旨。諸將莫敢異議。乃立爲主。閏月。及義植  
以歸。幽之。六月。義植逃奔越中。遂西依大內義  
興。義興政弘子也。

三年。甲寅。義澄任征夷大將軍。細川政元爲管領。  
是歲。北條長氏略地相摸。取小田原據之。

六年。丁巳。冬十月。冬。良復任關白。

九年。庚申。秋九月。天皇崩。

後柏原天皇。諱勝仁。後上御門子。母准后源氏權大納言長賢女。在位十六

年。收心。文翁。永正。大永崩。壽六十一。井泉涌寺。

冬十月。天皇踐祚。冬。良關白如故。十月。葬後

土御門天皇。置柩於黑尸四十餘日。然後克葬。

文龜元年。辛酉。夏六月。以藤原尙通爲關白。是歲。

義澄奏請削前大將軍義植官爵。

永正元年。甲寅。秋九月。上杉朝良與北條長氏合兵。

與上杉顯定戰于楯川原。朝良定正子也。

三年。丙寅。秋九月。長尾爲景攻其君上杉房義於雨

溝。弑之。房義顯定弟也。

神尾本教師曰  
細川二字一汰可也

四年。夏六月。細川政元家宰香西元近弑政元。  
立政元養子澄元。秋七月。宰三好長輝以阿波兵  
奉政元養子澄元。討元近。誅之。及澄元立。澄元初  
政元無子。養藤原政基子澄之。又養族政春子高  
國。皆不稱意。更養族細川義春子澄元。澄元猶幼。  
在阿波。付長輝輔之。元近恐澄元立。長輝專權。陰  
謀殺政元於浴室。聞長輝北上。城嵐山距之。敗死。  
長輝乃請以澄元為管領。將軍義澄輒從之。  
五年。戊辰。春三月。大內義興奉前大將軍義植。大舉

東上。細川高國舉兵應之。入京師。大將軍義澄奔  
近江。依六角定賴。長輝以澄元奔阿波。夏五月。  
長輝與定賴夾攻京師。長輝敗死。定賴引還。秋  
七月。義植復任征夷大將軍。奏削義澄官爵。以義  
興為管領。  
六年。己巳。冬。大將軍義植伐六角定賴。  
七年。庚午。夏六月。上杉顯定討長尾為景。敗死於長  
森原。

八年。辛未。秋八月。前大將軍義澄薨于近江。是月。

細川政賢舉兵入京師。管領義興奉大將軍義植避之丹波。義興還襲政賢於舟岡山。斬之。義植還京師。

九年。

壬申

秋八月。北條長氏伐三浦義同。破之。

十年。

癸酉

春三月。大將軍義植伐六角定賴。敗還。

十三年。

丙子

秋七月。北條長氏陷新井。獲義同。

十五年。

戊寅

大饑。秋八月。大內義興西歸。細川高

國爲管領。

十六年。

己卯

秋八月。北條長氏卒。子氏綱嗣。

十七年。

庚辰

春三月。好元長擁細川澄元入京師。

攻細川高國。高國敗走。近江發兵還攻京師。澄元元長敗走阿波。澄元尋卒。元長長輝孫也。後削髮曰海雲。

應仁而還。足利氏之事紛紛擾擾。不足復論也。綜其大略。以爲世戒云。足利氏之君臣其事酷相似也。初畠山氏欲廢其義子而立其子。足利氏與細川氏亦然。是以成應仁之亂。足利氏立義尚。細川氏立政元。並如其所欲。而畠山政長

日本政記 卷之八 賴氏正本  
以義子立為管領其所與爭立者歿其子猶存  
政長害之挾將軍往擊之所挾者義尚所與爭  
立者之子也蓋義尚之夭也父義政召其舊所  
養義視立其子義植以義尚無嗣不得已也是  
政長所挾者也而細川政元稱義政遺旨立義  
澄義澄與義植於義政均之姪也義政豈有所  
愛憎哉政元所以矯旨立之欲排政長而奪其  
所攝耳猶其父勝元之與山名宗全戰以賭義  
視義尚之位其意在排宗全也而勝元未逞其

志而歿而政元成之政元廢義植殺政長而已  
為管領專權十有五年矣乃為其臣所弒何哉  
初政元無子養其族子二澄元高國以澄元付  
三好長輝輔之而香西元近欲排長輝也是以  
弒政元更立它義子及為長輝所誅而三好氏  
專細川氏義植義澄之交爭者至其子孫以終  
足利氏高國澄元之交爭者至其子孫以終細  
川氏澄元與高國或助義澄或助義植而長輝  
子孫始助澄元及子晴元敵高國後又助高國

之子。以排澄元之子。三好氏既亂細川氏矣。而三好氏之臣。有松永久秀者。亦亂其家。至毒殺其子以立它義子。然後相與共弑將軍。而足利氏滅矣。賴襄曰。孔子論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曰。未得患得。既得患失。患失則無所不至。今細川氏之事足利氏。志不在足利氏。而患已之得失而已。是以其臣之事之者。志不在細川氏。一彼一此。唯已之得失是視。而無所不至者。酷相似也。是豈細川氏之罪也。足利氏事王家也。爭其

兩統以僂於已。亦由其志不在王家。而患已之得失。其源如此。宜其末流轉相倣倣也。故三好氏之臣之亂。三好氏。猶三好氏之亂。細川氏。三好氏之亂。細川氏。猶細川氏之亂。足利氏。細川氏之亂。足利氏。猶足利氏之亂。王家。

九年。夏四月。天皇崩。六月。上杉朝定走保河越。七年。夏四月。天皇崩。六年。夏四月。天皇崩。五年。夏四月。天皇崩。四年。夏四月。天皇崩。三年。夏四月。天皇崩。二年。夏四月。天皇崩。元年。夏四月。天皇崩。

大永元年辛巳春三月天皇即位本願寺僧創資以

舉禮因賞准門跡是月細川高國逐大將軍義

植奔淡路夏六月迎故大將軍義澄子義晴於

播磨秋七月義晴任征夷大將軍

三年癸未夏四月前大將軍義植薨于阿波立義榮

為嗣義榮義晴弟義維子也

四年甲申春正月北條氏綱取江戶城上杉朝定走

保河越

六年丙戌夏四月天皇崩

後奈良天皇

諱知仁。後栢原氏。贈左大臣。教養。

在位三十一年。改元三。曰享祿。大文。弘治。崩。壽六十二。葬泉涌寺。

四月。天皇踐祚。右大臣藤原植家為關白。五月。

葬後栢原天皇。

七年。丁亥春二月。三好元長奉細川晴元發兵入京。

師。細川高國逆戰于桂川。敗走。先是。高國乞援於

朝倉孝景。孝景以越前兵來擊元長。元長敗還阿

波。三月。元長奉晴元據界城。晴元故澄元子也。

享祿元年。戊子春正月。晴元與高國議和。既而和敗。

高國奔近江。遂之播磨。請援於浦上氏。人將軍義

晴奔近江。居朽木。依佐佐木植綱。

三年。庚寅春。詔就任義晴。大納言。叙從三位。

四年。辛卯夏六月。細川高國在備前。得浦上村宗兵。

攻細川晴元於攝津。三好元長奉晴元與戰于天

王寺側。大破之。誅高國村宗。

天文元年。壬辰夏。晴元殺其家宰三好元長。元長叔

父宗三與元長有隙。惡之。晴元。晴元亦忌元長。使

宗三誘殺之界城。

二年癸巳春大將軍義晴還京師細川晴元為管領  
二月內大臣藤原植通為關白。冬十月星隕  
如雨。

三年甲午冬十一月植通罷。尹房再為關白。

六年丁酉秋七月北條氏綱攻上杉朝定河越取之。

七年戊戌夏五月武田晴信逐其父信虎自立于甲

斐。冬十月北條氏綱與足利義明里見義弘戰

于鴻臺走義弘殺義明。義明成氏子政氏之次子。

居下總御弓稱御弓御所。

八年己亥夏六月大將軍義晴出居八瀨依朽木植

綱。避三好氏餘黨也。

九年庚子夏尼子晴久攻毛利元就於吉田城大內

義隆遣其將陶晴賢救之。晴久敗還。晴久鹽谷高

貞裔也。世居出雲。及山名氏衰。蠶食鄰境。稍強人。

元就大江廣元裔。世居安藝。據吉田屬晴久。已而

背附大內氏。

十一年壬寅春三月左大臣忠冬為關白。秋八月。

今川義元與織田信秀戰于小豆坂敗走。



十二年癸卯夏大內義隆攻尼子晴久富田城敗還  
十四年乙巳夏六月忠冬罷左大臣藤原房通為關  
白。

十五年丙午夏四月北條氏康與上杉憲政上杉朝  
定戰于河越大破之獲朝定憲政逃走足利晴氏  
援上杉氏亦走晴氏成氏曾孫嗣居古河冬細  
川晴元逼大將軍義晴奔坂本以義晴子義輝為  
征夷大將軍初細川高國子氏綱起兵河內畠山  
政國游佐長教等應之晴元遣三好宗三擊之不

克義晴惡晴元陰石氏綱許為管領晴元覺之乃  
與六角定賴通謀將攻義晴義晴出遊讓職於義  
輝。

十六年丁未春三月義晴義輝保北白河夏四月晴  
元定賴攻之義晴義輝奔坂本季講和歸京師晴  
元管領如故是歲武田晴信攻村上義清於信  
濃敗之義清奔越後依長尾景虎景虎為出兵信  
濃擊晴信。

十七年戊申冬十二月左大臣藤原晴長為關白。

十八年己酉春三月。故三好元長子長慶應細川氏

綱攻三好宗三中嶋。取之。宗三走保榎並城細川

晴元。援宗三。據三宅城。夏六月。長慶與其弟十

河一存攻榎並三宅。並拔之。斬宗三。晴元走還。遂

挾義晴。義輝奔坂本。秋七月。長慶入京師。留其

臣松永久秀守之。引還中嶋。

十九年庚戌春二月。細川晴元城如意山。夏五月。

前大將軍義晴薨于穴太山中。晴元定賴以大將

軍義輝。移比叡衢。冬十一月。三好長慶入京師。

進至大津。

二十年辛亥秋七月。三好長慶攻細川晴元。晴元挾

義輝。奔朽木。是月。北條氏康攻上杉憲政於平

井。破之。憲政奔越後。依長尾景虎。以其姓氏戰號

授之。景虎冒上杉氏。稱關東管領。九月。大內氏

宰陶晴賢攻其君義隆。弑之於大寧寺。迎大友義

長為王。居山口。

二十一年壬子春正月。義輝與三好長慶和。還京師。

罷細川晴元。以氏綱為管領。晴元削髮遁於丹波。

日本政言 卷之十五  
是歲齋藤秀龍弒其君土岐定朝奪其國。

二十二年。癸丑春正月。右大臣藤原兼冬爲關白。

夏。武田晴信敗小笠原長時于桔梗原。悉取信濃。

五月。長慶弟實休弒其君細川持隆於阿波。

秋七月。義輝召還細川晴元。三好長慶發兵攻之。

義輝奔朽木。尋講和而還。

二十三年。甲寅春。兼冬薨。以右大臣藤原晴嗣爲關

白。冬。北條氏康取古河。放足利晴氏於相模。

弘治元年。乙卯冬十一月。毛利元就討陶晴賢戰于

嚴嶋。大破之。誅晴賢。是歲北條氏康立足利晴

氏子義氏居鎌倉。奏請任左馬頭。

三年。丙辰秋九月。天皇崩。葬後奈良天皇。

賴襄曰。兵有形。有勢。有機。形生勢。勢生機。機者

難見而易變者也。隨時而變。隨處而變。如勢與

形。必有大而可見。確而不變者。因其形而制其

勢。因其勢而決其機。是將之智也。故智將之所

爲。或有不謀而合。則其形勢同也。故其機亦同

也。吾觀永祿元龜之際。有三大戰。毛利氏有嚴

鳴之戰。北條氏有河越之戰。織田氏有桶峽之戰。此三戰者。皆所以著威天下。以興其業者也。毛利氏織田氏皆以三千破敵之三四萬。北條氏以八千破敵之八萬。世徒稱其以寡敵衆。勝於難勝。而不深究其所以勝者。蓋所以勝之機同也。機之所以同。則由於勢與形之同。何以言之。夫陶賊擅防長筑。以壓毛利氏之安藝。今川義元略駿遠參。以逼織田氏之尾張。兩上杉氏有七州。以蹂北條氏之相模。以強臨弱。客攻主

守。其形同也。以形言之。強者勝。弱者負。攻者有餘。守者不足。然而不足者懼。有餘者驕。驕則怠。懼則奮。則勢也。則其勝負之機。將相換矣。雖然。以弱敵強。以不足對有餘。不可徒奮鬪而克也。於是制其勢。以決其機。夫有餘者。利於分。不利於合。分則整。合則亂。而不足者。反之。彼分其勢。更迭攻我。我何以堪之。是以置城寨於要衝之地。以搜敵路。使敵合衆。敵力於此。則吾所與鬪者約矣。是因形以制勢也。譬若投糶于地。以聚

群蟻敵衆散漫蔽地而來者其勢至此沓蹙焉。則吾可以乘其亂衝突而破之。是因勢以決機也。然可擊之機其間不容髮。急則未及其機。緩則已過其機。過不及於機。則機之可以勝者。或足以自敗。是則所謂隨時與處而變者矣。是故毛利氏北條氏之用緩。非緩也。織田氏之用急。非急也。其為不失機一也。

日本政記卷之十五

日本政記卷之十六

賴襄子成 著

正親町天皇

諱方仁。後奈良第一子。母吉德門院藤原氏。參議賢房女。在位二十九年。改元三曰永祿。元龜。天正。禪位。皇太孫。後七年崩。壽七十。葬泉涌寺。

弘治三年。丁酉冬十月。天皇踐祚。關白前嗣如故。

永祿元年。戊午。大將軍義輝出居朽木。避三好氏亂也。

冬。義輝與三好長慶和。歸京師。長慶囚其君

細川晴元。

二年。己巳夏五月。上杉景虎入京師。謁將軍義輝。賜

前嗣前晴  
嗣ト三人

日本正言 卷之十六  
偏名改名輝虎。

三年。庚申春正月。天皇卽位。毛利元就獻資助儀。詔

賞之。叙從四位下。任大膳大夫。尋遷陸奥守。夏

五月。今川義元大舉侵尾張。織田信長逆擊於桶

峽。大破之。斬義元。信長信秀子。據清洲。秋九月。

關白前嗣赴越後。

四年。辛酉春正月。三好義長入謁將軍義輝。義長長

慶子也。二月。義輝臨三好氏第。夏四月。上杉

輝虎率關東將士。攻北條氏康。圍小田原城。將士

叛之。輝虎引還越後。秋九月。上杉輝虎與武田

晴信大戰于河中嶋。先是。二帥並薙髮。晴信稱信

玄。輝虎稱謙信。

賴襄曰。武田上杉二氏。用兵之才相敵。北條氏

織田氏。共不及也。而四氏角立於元龜。天正之

際。而不相下。其攻守形勢。請得嘗論之。蓋我邦

地勢。自東北來。故東北高而西南卑。其幅員亦

隨而豐殺。與羽山脈。至於甲信。重疊沓蹙。如人

有脊梁。而關東八州。依其東。越倚其北。海道諸

日本政記 卷之八  
國帶其南而西爲尾濃爲京畿西國大氏甲信之腰裔耳八州幅員尤豐北條氏據之越次焉上杉氏據之海道又次焉織田氏據之而不得甲信則不成國者一也北條上杉織田共不成國而武田氏奪三氏所以成國者以自國焉山岳所重疊杳蹙雖不及關東海道之士沃兵衆然其所處在於脊梁憑高四瞰我利於出敵難於入是武田氏所以能介立三氏之中而不屈不唯以其用兵之無敵也而用兵之與敵者獨

上杉氏故與之爭信地欲奪彼之國以成我國如兩蛇爭穴螯齧相持者數十年是以北條氏織田氏在其左右得以保其國也二氏之國與武田氏相爲腹背二氏居其夷而仰據險之武田氏所以能支者不唯以其土沃兵衆之勝之也。以有上杉氏窺武田氏之後故彼不得輕出深入也。上杉氏之士沃兵衆不及二氏猶武田氏也。而其所據險不及武田氏而用兵之才同焉。是以數下兵八州。又數圖美濃所以不能終

取之者。亦以武田氏窺其後也。故武田氏與上杉氏爭天下之脊而不決。北條氏不能以其間取奧羽。而織田氏以其間取京畿。高卑之勢難易異也。是以織田之土地甲兵益致強大。至三倍北條。及三氏主帥相繼沒歿。乃東南先滅武田氏。得取甲信。豐臣氏繼之。因以服上杉氏而平北條氏。北條氏上杉氏不得甲信。素不能成國。而武田氏獨據甲信而已。猶得以雄壓之。况以甲信以西之全力。而奪甲信之險。甲信以東。

至越至八州。遂至於奧羽。無復有立草者。宜矣。是海內之勢。所以成混一也。否則白卑向高。自殺向豐。安能得克哉。



[Faint text in the right column,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五年。壬戌冬十月。詔遣使尾張。賜密旨織田信長。

六年。癸亥春正月。北條氏康與里見義弘戰于鴻臺。

破之。秋八月。松永久秀弒其君三好長慶子義長。

七年。甲子織田信長攻滅齋藤氏。取岐阜據之。

八年。乙丑夏五月。三好義繼等。攻大將軍義輝弒之。

迎立義榮為主。義輝弟覺慶走近江。改名義昭。義繼長慶姪也。

九年。丙寅毛利元就滅尼子氏。

日本書紀

卷之十六 賴氏正本

十年。丁卯冬十月。松永久秀攻三好康長於興福寺。焚而走之。時康長與三好政康岩成左通稱三好三黨與義繼久秀相惡。

十一年。戊辰秋七月。足利義昭赴美濃。依織田氏。

八月。織田信長以義昭西上。攻六角承禎破之。九

月入京師。冬十月。詔以義昭任征夷大將軍。信

長任左兵衛督。信長辭不拜。乃叙從五位下。任彈

正忠。十一月。武田晴信攻取駿河。今川氏真出

奔。遂依北條氏。關白前久出奔。前關白晴良爲

關白。

十二年。己巳春。北條氏康與武田晴信戰于薩陲。克

之。夏五月。織田信長遣部將水卜秀吉護衛京

師。修治皇宮。六月。尼子氏遺臣山中幸盛奉尼

子勝久入出雲。復新山末次諸城。

元龜元年。庚午夏四月。織田信長攻朝倉義景于越

前。拔手筒金崎二城。淺井長政稱兵近江。應義景

信長引還。六月。德川氏援信長與義景長政戰

于姊川。大破之。秋九月。信長攻三好三黨於攝

津。義景長政追躡南上。信長還擊。棲之於叡山。遣使諭山僧內應。不聽。冬十月。北條氏康卒。子氏政嗣。十二月。信長與義景長政和。還美濃。二年。辛未夏六月。毛利元就卒。嫡孫輝元嗣。叔父元春隆景。並輔之。元春出嗣吉川氏。隆景嗣小早川氏。稱兩川。元春攻山中幸盛。末石城幸盛佯降。遂與尼子勝久。逃歸織田氏。秋九月。信長縱火叡山。執僧徒悉斬之。及其所蓄婦女。是歲。皇宮成。

三年。甲申冬。武田晴信將兵入遠江。德川氏邀戰于三形原。不利。晴信亦退軍。

天正元年。癸酉春三月。將軍義昭城石山堅固。以伐信長。信長遣兵攻拔之。遂西上行成而還。夏四月

月。武田晴信卒。子勝賴嗣。秋七月。義昭復稱兵。據槇嶋。信長急攻破之。義昭乞降。信長徙之河內。

義昭遂走安藝。詔削其官爵。於是信長代足利氏。出令京師。以村井貞勝為所司代。八月。信長攻

滅朝倉氏。淺井氏。九月。六角義輝降。冬十一月。滅

三好氏近畿平。

賴襄曰。應仁以還。七道分崩。離析者極矣。百戰之餘。英雄之才輩出。最成強大者。三氏。毛利氏在西。武田上杉與北條氏在東。而織田氏居中。其上境兵力。莫大相過。而獨稱織田氏以爲繼足利氏。宰天下者何哉。以先據京師。號令四方也。先據京師。號令四方。足利氏之所以成霸也。及其衰且亂也。徒存其名。莫肯復奉其令。而天下耳目所屬。心意所嚮。猶在於此。是以東國群

雄其志。無不欲樹幟耀兵於京師者。特以其所居隔絕。非多經人國。不可達。地勢不侵。故莫之能遂也。獨織田氏之國。與京畿聲氣相通。而扼東國之襟喉。故塞他人入京之路。而已先入京。既入京矣。以兵守畿甸。而遂西嚮其鋒。西道之雄。亦不能禦。不唯以其才過人也。地利便也。猶異時細川三好氏居攝阿。故數得志京師也。大內義興嘗一用防長之兵。擁將軍義植以入京。卽矣。留焉七年。遂巡引去。而細川氏仍執京政。

日本政訓 卷之十六  
亦以其國遐遠。寄泊京師。糧餉不給。爾今織田氏之擁義昭入京師也。又猶大內氏之爲也不肯留而去。去而復來。未嘗困乏。又未嘗失機會。而終代執其政者。地利便也。義昭既被廢。西依毛利氏。而毛利氏出兵東嚮。與織田氏抗。非亦欲襲大內氏之爲也乎。毛利元就雖旣沒。其二子之才。有過義興。無不及。而遂不能遏織田氏西下之鋒者。亦以其地勢自卑向高。有所不可焉爾。不唯地勢然也。有時勢不可者。焉何則。天

下之心目。非嚮足利氏也。嚮京師也。義植之時。猶可也。至於義昭。旣爲織田氏所立。又爲其所廢逐。如木偶芻狗之故。敗者挾之而來。欲爭旣據之京師。烏可能哉。故曰。時勢有不可也。武田氏長尾氏。又與毛利氏遙爲應援。欲夾攻織田氏。是亦不知時勢也。以地勢論。此二氏雖隔絕京師。處其不侵。然視高下之勢。正與毛利氏反矣。而不能加於織田氏者。二氏內自相爭。而不暇及焉。故雖有地利。不知用也。如織田氏則不

然斷然廢義昭而不顧者。知時勢也。知京師四戰之地也。不肯離其巢穴。棲託於此。以謁義興之轍。又知東國之不易仰攻。是以舍之而先攻。易攻之毛利氏。務大其土壤。強其兵力。然後東面治之者。知地勢也。知當時群雄之所不能知。所以能繼足利氏宰天下也。饒使其所居處地勢之優。不知用其利。而避其不利。又不知時勢之可否。則何能致此乎。則果其才然也。曰。如其用兵之才。非不如武田上杉乎。曰。雖然。自知用

兵之才。之不如武田上杉。而不與爭。使彼相爭。而不暇及我。而我先為彼之所欲為。是其才所以過武田上杉氏也。

二年。甲戌春三月。信長入朝。叙從三位。任參議。奏請

截東大寺黃熟香。秋。信長討長嶋賊。平之。

三年。乙亥夏五月。武田勝頼大舉入參河。圍長篠。德

川氏與信長擊大破之。秋八月。朝倉氏餘黨據

越前加賀諸城。應大坂賊。信長親將討平之。冬

十月。大坂賊納降許之。十一月。信長奏請以木

下秀吉。除筑前守。改氏羽柴。

四年。丙子春。信長徙治安上。留嫡子秋田城。介信忠

守岐阜。夏四月。信長入朝。詔修二條城為館。及

成。獻之皇子誠仁親王。大坂賊復叛。信長遣佐  
久間信盛等討之。尋親將擊大破之。冬十一月。  
信長入朝。進正三位。拜內大臣。

五年。春。信長討紀伊賊。降之。秋。松永久秀叛。

應大坂。據志貴城。信長令信忠討之。初久秀之降。

信長衆中辱之曰。此夫為人所難為者。弒公方。

叛三好氏。燔大佛殿。是也。久秀慚恚啣之。至是。成

大坂遂叛。能登人長重連。承信長旨。據穴水城。

圖上杉輝虎。輝虎來攻。拔城。斬重連。信長赴援。不

戰。夜遁。冬十月。信忠拔志貴。誅久秀。信長遣

羽柴秀吉西伐。十一月。入播磨。拔佐用。十月。諸城。

城屬。浮田直家。直家乞援毛利氏。信長累遷叙

從二位。任右大臣。

賴襄曰。國之所以治亂興廢。可知已。所以興且

治者。由上下之相近。所以廢且亂。出於其相遠。

無和漢古今。一也。當國之創建也。上意下達。下

情上通。歡然無間。而天下治。及其久也。則不然。

上之人。有其位。負其權。以驕其下。而不恤也。甚



日本政訓 卷之十一  
則隸踐之。曰吾天子也。吾關白也。彼武人賤吏耳。而武人賤吏終覆天下而奪其權。是王家之所以變為源氏。為足利氏也。曰吾將軍也。吾管領也。彼陪臣興僮耳。而陪臣興僮終覆其天下而奪其權。是足利氏之所以變為織田氏。為豐臣氏也。其變者天運也。而必由人事而變。當其未變也。上尊下卑。如天地然。尊者曰驕逸。卑者曰勤勞。驕逸者曰愚。而勤勞者曰智。智之極者足以取天下。而愚之極者不足以保其身。人事

然也。愚者常在上。以役智者。不能久而不變。則天運然也。細川斯波畠山三氏為足利氏之管領。而關東之管領為上杉氏。斯波氏先亡。畠山氏亦微。而細川氏與上杉氏張於東西。其宗族各分爭相食。槩皆庸才。無大相過。是以更數世莫或勝負。而細川之臣三好氏。上杉之臣長尾氏。乃有雄傑者。足以制其主。專其權於一時。而終籠罩一切。而掃蕩之者。出於斯波氏之臣。繼其墜緒。而成其大業者。又出於其臣之臣。蓋天

厭天下之亂。顧足利氏之不足撥此也。故生此  
等人以輔天子而治天下。不得曰足利氏之陪  
臣與儻也。不然陪臣與儻何以能爲右大臣爲  
關白乎。及至於此。嚮之所螻蟻視之者。我仰其  
鼻息之不暇。蓋竊歎曰。此位唯我家可爲。而至  
彼爲之。豈非大變乎。不知其變者乃不能不變  
也。天也。雖然變至此極而不變者存焉。何歟曰  
最下者。又居最上。而其上一等。終不可異。是我  
國之異彼殷周秦漢唐宋明者也。嗚呼。是何自

而然哉。曰。祖宗不敢有其位。躬臣虜之勞。體氓  
隸之心。上下相親。如家人父子。如此者。七八百  
年。雖殷周之積德。未至於是。况於漢以下。其膏  
澤彌滿海宇。淪萬民之骨髓。而不知焉。唯天知  
之。是以雖不得已。而以其實。而終存其名而不  
變爾。故變者天也。不變者亦天也。譬若千金之  
家。假貸邑里。薄息不責者。年歲邈遠。雖其家道  
頽廢。契券不明。而老倪相告。胥仰其家。以爲不  
可負。無佗。天爲之保證也。故受知於天深者。久

而不絕。受知於天淺者。未久而斷。彼我皆然。如我王家。深之至者也。而如織田豐臣氏。則淺之至者。乘不能不變之運。以得不能至之位。乃復欲負此以驕天下。所以天忽予之而忽奪之。

六年。戊寅春三月。別所長治叛。據水城。附毛利氏。

羽柴秀吉移兵討之。是月上杉輝虎卒。先是輝虎遺書信長曰。公數與畿甸敵戰。未識北人技倆耳。請期明春三月五日。聊舉八州兵。西上相見。乃大徵兵。先發二日。疾作不起。姪景勝殺養子景虎。

夏四月。關白晴良罷。羽柴秀吉使尼子勝久守上月城。六月。毛利輝元遣兵攻拔之。勝久自殺。山中幸盛又降。毛利氏殺之。冬十一月。荒木村重叛。據伊丹。信長親將討之。不克。初信長之擊義

昭村重首應之。信長大喜。許取攝津自封。終如其約。至是爲明智光秀所讒。遂叛附毛利氏。十二  
月前左大臣藤原兼孝爲關白。是歲浮田直家  
與毛利氏絕。送款織田氏。

七年。卯夏。信長令明智光秀略丹波。光秀遣母爲  
質。誘降波多野秀治。檻送安土。磔殺之。國人聞之。  
磔光秀母。信長賜光秀丹波。治龜山。冬。信長陷  
伊丹村。重奔依毛利氏。

八年。庚辰春。羽柴秀吉拔三水。斬別所長治。夏。詔

大坂僧徒與信長和。僧光佐遜于鷺森。留于光壽。  
致大坂。是歲羽柴秀吉盡定播磨。徇下仙馬。因  
幡諸城。毛利氏將吉川經家保鳥取不下。明年城  
陷。經家與諸將領皆歿之。

九年。辛巳夏四月。關白兼孝罷。左大臣藤原內基爲  
關白。

十年。壬午春二月。信長與信忠將兵十二萬。伐武田  
氏。信忠先進。陷信濃諸城。三月入甲斐。德川氏及  
北條氏政等。各以兵數萬會焉。獲武田勝賴及其

日本正統 卷八  
子信勝。梶勝賴首於京師。割甲斐信濃駿河上野。與有功諸將。是春詔修伊勢大廟。初天武帝詔。每二十年改造兩宮。既中世不舉。至是復舊制。信長奏請之也。夏五月。羽柴秀吉入備中。圍高松城。毛利輝元大舉來救。秀吉請信長親出。乃命池田信輝。明智光秀等先發。而信長信忠繼進。至京師。信長館本能寺。信忠館妙覺寺。六月。明智光秀弑其君。右大臣信長及左中將信忠。森蘭丸。村井貞勝等。百五十餘人。死之。初信長遇將士無禮。

屢辱光秀。光秀深啣之。信長又寵蘭丸。嘗許其歲後領志賀郡。郡時屬光秀。光秀自疑其權奇禍。至是受命饗德川氏。怒曰。饗事未竣。又命遠役乎。悉投其具於湖。馳還龜山。與從子光春等。決策急襲本能寺。信長手射斃數人。縱火自殺。信忠馳赴之。途聞信長已弑。退保一條第。賊兵來圍。信忠力戰自殺。遺命前田玄以。逃歸岐阜。奉其子三法師入清洲。

織田石府以不世出之略。定二百年難合之天

日本正言 卷之六  
下事成十六七。而身弑業殞。誠爲可惜。而明君  
光秀一羈孤客耳。爲右府所擢拔。推食食之。拊  
衣衣之。封土豐足。何苦而至。刺及君腹。手執囊  
曰。嗚呼。雖無光秀。右府未必免於禍也。何言  
之。或曰。右府遇臣下無禮。屢罵辱光秀。所以取  
其怨也。襄曰。不然。大戰國英雄。其君臣相與。不  
可以平世之意律也。彼視足利氏。動稱禮義。名  
修邊幅也。常啜啖之。故決壞其藩籬。髮膚酒  
箕踞。嘲詈以結其歡。而得其歿命。遇許將。其然。

何獨施之於光秀。光秀亦何以此爲怨哉。且受  
恩如此之大。見其無禮。亦宜忍而受之。也不忍  
於屈已。而忍於殺君。所不忍者小。而所忍者大。  
何耶。蓋所忍大者。所不忍亦有大者也。非受無  
禮之類而已也。右府占戰。鏖滅四方。故家而以  
已功臣代之。然視其難取也。故嗇於與之矣。而  
不可不與。不與則彼不爲我用也。故姑與之。使  
彼爲我用。然後因事除之。以尊前所予。或舉其  
舊惡。如林通勝。佐久間信盛。是也。或誣其有反。

心如荒木村重是也。右府初許村重以取攝津  
自封。而聽讒誅之。讒之者卽光秀也。光秀亦知  
右府聰明。非惑於讒者矣。而敢組織之者。知右  
府心在於誅而奪之也。誅村重而奪其攝津。不  
待吾言之畢。則安知不誅吾而奪我丹波。亦如  
村重也哉。而吾可忍而待之乎。是光秀之所以  
先忍於君也。豈獨光秀爲然。諸將皆然。如羽柴  
秀吉欲養右府之子。讓之其封邑。其受西征之  
命。又預言其不敢受大賞。右府與之播磨。而入

覲。傾其國充貢獻。以爲不如此。則右府之心不  
喜。而我之身危矣。故當秀吉之聞此變也。不甚  
驚動。立班師復仇。如曰。吾知必有此事也。如柴  
田勝家扶右府之孤。以抗秀吉。類不忘右府之  
恩者。然彼初與林通勝同圖右府者也。右府赦  
而用之。爲北面大將。與之越前。通勝旣被罪矣。  
勝家心自危曰。次將及我也。故右府早歿光秀  
之手。而此輩或建復仇之功。或得扶孤之名耳。  
使其不早歿。吾恐其君臣終始。未知其何如。吾

日本政記 卷之六  
意雖無光秀。而右府或不能免於禍也。大凡人  
之感恩。不在其跡。而在其意。意誠欲施之。雖不  
能施。而人感戴之意。非誠欲施之。雖能施。而人  
不德之。甚則反怨之。况既施而又奪之。其取怨  
也。甚於未施之前矣。嗚呼。可不思哉。

輝元聞信長且至。惧求和。秀吉未許。會京師  
凶問至。明日高松陷。輝元遣使治前議。秀吉見使  
者具告變故。使還報曰。事已至此。公等猶和乎。輝  
元大喜欲戰。小早川隆景切諫乃止。遂送質成和。  
先是信長支子信孝。修艦紀伊。急襲鷺森。獲  
僧光佐。得凶報。還次大坂。聞秀吉班師。乃與丹羽  
長秀等會于尼崎。俱討光秀。光秀既定京師。在安  
土。乃將兵出拒秀吉。秀吉整諸軍。與賊戰于山崎。  
大破之。獲光秀於小栗栖。梟首於本能寺。賊黨盡



伏誅。秋八月。秀吉與柴田勝家瀧川一益等議立三法師。為信長嗣。更名秀信。居安土。奉以近江三十萬石。叔父信雄領尾張。信孝領美濃。諸將分領織田氏地。冬十月。詔以秀吉叙從五位下。任左近衛少將。信孝與勝家一益謀除信雄秀吉。秀吉圍岐阜。信孝佯行成。

十一年。春正月。秀吉擊瀧川一益於伊勢。二月。退屯長濱。拒柴田勝家。夏四月。勝家部將佐久間盛政襲羽柴氏賤岳砦。取之。守將中川清秀戰

歿。時秀吉攻織田信孝。至大垣。馳還。襲復之。獲盛政。遂攻殺勝家于北莊。織田信雄圍岐阜。信孝走歿。五月。詔以秀吉叙從四位下。任參議。六月。一益降秀吉。冬十一月。秀吉城大坂。尋徙治焉。是歲。龍造寺隆信與嶋津義久戰于有馬。敗歿。時龍造氏據肥前。嶋津氏據薩摩。與豐後大友氏並張于西海。

十二年。甲春。秀吉與織田信雄絕。進兵擊之。信雄乞救德川氏。夏四月。德川氏大破秀吉於長湫。獲

池田信輝森長可。冬十一月。秀吉與信雄和。是月。詔以秀吉叙從三位。任大納言。十二月。關白內基罷。

十三年。春。左大臣藤原昭實為關白。尋罷。二

月。秀吉叙正二位。任內大臣。三月。秀吉將兵十

萬南伐。滅根來雜賀賊。夏五月。遣羽柴秀長秀

次將舟師六萬伐長宗我部元親于土佐。浮田秀

家。小早川隆景並帥兵會之。元親出降。南海平。

秋七月。秀吉拜關白。賜姓豐臣。八月。秀吉將兵

十萬北伐。攻佐佐成政于富山。降之。進入越後。與

上杉景勝盟。遣金森長近略飛彈。收滅姊小路

賴綱。冬十一月。地大震。

十四年。春。二月。關白秀吉築第內野。名曰聚樂。

三月。大友義鎮入朝。夏五月。上杉景勝入朝。

秋八月。秀吉令毛利輝元。長宗我部元親出兵

西海。遣仙石秀久。招諭嶋津義久。義久不從。冬

十一月。天皇（即）皇太孫。

賴襄曰。駕臨天下之群雄。使其盡為我用。而不

日本正言 卷之十一  
我叛者。何以致之乎。與土地金帛。不齎乎。授高爵顯位。不惜乎。曰。皆不然也。夫徒恃土地金帛。以與之市。我之土地金帛有盡。而群雄之所欲無極。以有盡而供無極。則我之術有窮時矣。且彼攫我之土地金帛而去。不肯爲我用。我欲驅而使之。彼偃然不應。我指呼甚。則資我所與。以抗於我。我何以制之。至於爵位。本虛器而已矣。而人欲得之者。以我不濫予之也。濫予之則輕矣。人將唾而不顧矣。是亦不可恃也。故徒恃此

二者。欲以駕馭天下。天下將反駕馭我。世稱豐臣太閤之能駕馭群雄。以爲恃此二者。嗚呼。使太閤果徒恃此二者。則元弘建武之政。是已足利尊氏是已。元弘建武之事。姑置之。如尊氏所使。皆其家臣。用以夷其敵。隨與其土地而已。是易爲力也。太閤之定天下。割處之國。存而撫之。同列之人。服而用之。不止其故臣也。其勢之難如此。况足利氏之將帥。皆庸才耳。而猶不可制。方太閤之時。其布列天下者。繫希世之雄也。而

日本政訓 卷之十一  
欲用尊氏之所施。誰肯爲其用而不敢叛哉。所以肯盡爲其用而不敢叛者。必有術焉。曰。中其意也。曰。出其意之外也。中其意。足以感喜之。出其意之外。足以畏服之。天下之群雄。感喜畏服於我。我之於天下。何爲不成。何欲不致。是太閤之所以鼓舞顛倒一世。而使其不自知其何故也。故有及時輒予者。有未當與而與者。有當與而不與者。有既奪而大與者。有分與而鬪之者。故太閤善用土地金帛爵位。以濟其術。非專恃

土地金帛爵位也。

元後陽成天皇

諱周仁初名和仁正親王嫡孫

樂原氏

贈左大臣晴秀女在位十六年

十六年

崩壽四十七  
葬泉涌寺

天正十四年

丙戌冬十一月天皇即位尊先帝曰太

上天皇十二月詔以秀吉任大政大臣叙從

位關白如故是冬島津義久大舉入豐後攻下

十餘城時大友義鎮病歿子義統與仙石秀久長

宗我部元親等拒之大敗皆走元親子信親與十

河存保等歿之是歲秀吉建方廣寺塑造大佛

高十六丈。

十五年。丁亥春二月。關白秀吉大舉西伐。兵凡十五

萬。夏四月。攻岩石城。降。秋。月。種實。進拔小熊八代

諸城。龍造寺政家來附。五月。入薩摩。島津義久薙

髮出降。秀吉以義久弟義弘代領其國。西海平。

冬十月。島津義弘入朝。是歲。琉球入貢。

十六年。戊辰夏四月。天皇與太上天皇幸豐臣氏聚

樂第。留五日。五月。關白秀吉遣使相模諭北條

氏政入覲。不答。先是。氏政老子氏有嗣而事決於

氏政。冬十月。秀吉大張茗蕪於北野。

十七年。己巳秋七月。復諭北條氏政。又招諭伊達政

宗。皆不答。政宗據陸奥出羽。振威於北陸。

十八年。庚寅春二月。關白秀吉大舉東伐。兵凡二十

五萬。夏四月。圍小田原。氏政父子固壁不出。秀吉

分遣諸將。徇下關東八州六十餘城。六月。伊達政

宗來降。秋七月。氏政父子出降。秀吉殺氏政。放氏

直及其將北條氏規等於高野。北條氏亡。關東平。

善用兵者。可以取天下乎。賴襄曰。不可。天下者

日本政言 卷之十一  
大物也。用兵小術也。小術不可以取大物。故能取天下者未必善用兵也。雖然兵何爲而用耶。非欲以拓土地服人民乎。有人於此諳結陣之法。練行師之術。巧竒正之變。譎詐之計。而無益於拓地。斬首幾千。流血幾里。曰吾勝矣。可謂之善用兵乎。善用兵者。善收用兵之利之謂也。故善收用兵之利。則術亦大矣。故其用兵。可擊則擊。不可擊則不擊。可進。進可也。可走。走可也。獲級可也。空手還可也。也要歸於收其利。而收其利。

之極。極於取天下。是織田豐臣之術。所以過武田上杉也。武田上杉巧於用兵。而拙於收利。織田豐臣拙於用兵。而巧於收利。右府之用兵。猶有巧之可見。而亟用亟輟。所收不償所用。至太閤其用兵。無有他繆巧。而天下莫能支吾。何哉。曰彼僥倖而得之。盖有命焉。故不必善用兵。而能取天下。襄曰不然。物之小者。猶不可僥倖而得。况其至大者。非其術之高。於一世。烏能得之哉。太閤之用兵。如無巧者。而其實天下之至巧。

日本政言 卷之四  
也。夫用兵者。決其勝於既用。不如決之於未用也。決於既用者。不能不亟用亟輟。決於未用者。不用則已。用則必收其利。不收其利。不肯用也。稱強弱之度。筭成敗之數。相其可而後動。焉得謂之僥倖耶。觀其經略關右。先治播磨。據形勝地。蓄糧養兵。我先有其強。然後加彼之弱。我先有其成。然後乘彼之敗。其取囚憐。奪其糧也。其略備中。堰其水。灌之也。夫奪其糧則饑。堰其水。灌之則墊。人人所明知。非有巧譎難知之術也。

顧可不可如何而已。用十五萬人以平鎮西。知非用十五萬人則不可以平之也。用十五萬人以定關東。知非用二十五萬人則不可以定也。皆決之於未用者也。可以平可以定。然後可以取天下。



八月秀吉至白河遣人檢陸奧出羽地而還封浦  
生氏鄉於會津鎮撫東北是歲朝鮮李松遣  
使來聘先是秀吉怒朝鮮不來欲討之先使宗義  
智往諭焉於是使者來獻書及方物秀吉報書使  
其導我攻明松終不答

十九年辛冬十一月關白秀吉奏請以內大臣豐  
臣秀次爲關白自稱太閤秀次秀吉之甥養爲子  
者是歲宗義智再至朝鮮言攻明情實責其報  
李松不從於是秀吉謀於諸將決西征下令諸道

日本政記

大具兵食。

文祿元年。

壬辰

春二月。天皇幸豐臣氏第。

夏四月。

秀吉出次肥前名古屋。以浮田秀家爲元帥。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爲先鋒。以伐朝鮮。兵凡十五萬。行長先進。御下慶尚道。清正略慶州。會行長于忠州。又分路而進。韓王李昫出奔平壤。五月。秀家入國都。六月。秀吉遣石田三成等三奉行。與伊達政宗等帥兵六萬追赴焉。昫奔義州。留其將尹斗壽。金命元守平壤。行長攻拔之。走斗壽。命元。秋。

七月。加藤嘉明脇坂安治等與韓將李舜臣戰于巨濟洋。不克。來島康親歿之。明王朱翊鈞遣其將祖承訓帥兵來援平壤。行長邀擊於安定。殲之。承訓僅以身免。清正入咸鏡道。與韓將韓克誠連戰破之。獲克誠。遂虜韓二王子及其大臣黃赫金貴榮等。是月。秀吉母大聽疾。秀吉歸覲。至則已薨。九月。秀吉至名古屋。冬十一月。鍋島直茂以兵三千與韓將李希得兵三萬戰於咸興北。大破之。

二年。癸巳春正月。太上天皇崩。葬正親町天皇。

是月。明將李如松大舉來取平壤。行長敗走國都。

小早川隆景邀擊如松于碧蹄館。人破之。殆獲

如松。三月。加藤光泰。細川忠興等攻晋州。不克。

夏五月。與明講和。明使沈惟敬來名古屋。謁秀

吉。先是。惟敬往復再三。納賂行長。議冊封。及還韓

俘。行長與秀家三成等。以冊封為秀吉王明之謂

也。於是秀吉喜許之。厚饗惟敬。遣歸。使小西如安

偕往。六月。還清正所虜韓王子以下。清正厚

視俘囚。皆感泣而去。韓人最畏清正。稱曰鬼上

官。是川諸將合兵攻。拔晋州。斬城將徐禮兒

等。殲六萬餘人。秋八月。秀吉還大坂。以子秀

賴生也。

三年。甲午春。秀吉城伏見。

四年。乙未春二月。蒲生氏鄉卒。子秀行嗣。尋徙宇

都宮。以會津移封上杉景勝。三月。秀吉徙治

伏見。秋七月。關白秀次有罪。秀吉逐之高野。奏請削其爵。尋賜死。

日本正言 卷之十一  
慶長元年。丙申夏五月。秀吉以秀賴入朝。詔以秀賴叙從三位。任右近衛中將。六月。外征諸將引還。秋七月。京畿地大震。八月。明韓使偕來。九月。秀吉召見明使楊方亨。沈惟敬。惟敬進封冊金印。冕服。翌日饗使者。秀吉着明服。命僧承允讀冊。行長私屬曰。冊文與惟敬所說。或有齟齬。予且諱之。承允不聽。入讀。至曰。封爾為日本國王。秀吉大怒。立脫冕服。拋之。扯裂冊書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且吾而王。如天朝何。鬻虜何與焉。乃召行長併

明使誅之。承允救解乃止。卽夜逐明韓使。遂徵西南四道兵十四萬。再命西征。

賴襄曰。兵所以勝負者。機也。機有大者。有小者。小者一日而萬變。非臨陣相敵。不可決也。至於大者。決之於舉事之前。而萬衆之心乘之。而奮以至事平之後。其鋒未嘗鈍退者。此機也。得此機則勝。失此機則負。是英雄之所獨見。而衆人或莫之能知者。豐臣太閤西伐島津氏。東伐北條氏。舉兩大役。而天下定。以強加弱。以大臨小。

召津

宜若直往而無不可也。而必以文告先之。詎以順逆。彼不肯聽也。又諭之。又不肯聽。而繼以慢辭。然後乃下令伐之。其諭北條氏也。彼有所要求。曰得之則入覲。諸將皆怒曰。彼亡狀。盍速擊之。太閤曰。未也。如其所求與之。與之而彼猶不來也。於是乎絕之。暴揚其罪於天下。天下皆曰。彼誠有罪。伐之不得不伐也。我將士皆有怒彼之心。而彼之國人皆無拒我之意。無拒我之意者。不直其主之所爲也。嗚呼。是勝負之大機也。

今有兩人鬪於此。其一倨慢無禮。罵詈雜加。其一卑辭屈躬。欲謝而止之。乃益咆哮。不肯聽。至撫劍疾視。然後不得已而鬪。不得已而鬪者。必勝。數十萬人之鬪。與兩人之鬪。其勝負之機。奚異哉。諸將不知而太閤知之。宜乎其全勝也。而何獨於擊朝鮮而不察於此乎。朝鮮與我絕。大海本不相干涉。彼未嘗啓釁於我。而我無故擊之。是以我將士無怒彼之心。而不直人鬪之所爲。曰。何故擊之。何故使我裹瘡痍。離妻孥。遠

涉大海而暴骨於未嘗識之地乎。是其所以一  
勝而其鋒遂鈍。退不振也。彼以怠惰委靡之餘。  
被我百戰之精兵。非如北條島津之勅也。而所  
以能不如北條島津者。其國人皆怒我而拒我。  
我何以勝之哉。不特無以勝之也。又失我既定  
之天下。兵之勝負。其機在於此。得天下與失天  
下。其機亦在於此。

春以少早川秀秋爲元帥。毛利秀元。浮田  
秀家爲副。黑田孝高。尤其參謀。兩先鋒及諸將皆  
如前役。使小西行長立功自償。秀秋秀吉姪。爲隆  
景嗣子者。加藤清正先入韓。復竹島舊壘。連降  
機張梁山。西生浦。行長改築釜山。爲元帥府。韓王  
昏奔海州。秋七月。藤堂高虎。加藤嘉明等。攻韓  
將元鈞於閑山唐島。大破之。八月。行長又破之於  
加德。斬鈞。進陷南海。順天。遂與清正合。攻陷黃石  
城。諸將合兵。攻韓將楊元於南靜。遂之。進來全

州明將陳愚哀敗走。於是慶尙全羅盡定。晉正  
陰與韓將李舜臣戰于碧波亭下。敗。九月黑  
田長政與明將解生揚登山牛伯英戰于稷山走  
之。冬十二月明將邢玠麻貴揚鎬將明韓兵數  
十萬攻清正圍蔚山。清正與淺野左京大夫堅守  
不屈。上嘗遣使諭諸將。留清正行長及島津義弘等  
餘帥分守諸城。

其餘罷歸。至九月再徃。五月明軍再來逼蔚山。  
清正與立花宗茂夾擊破之。秋八月前關白豐  
臣秀吉薨于伏見城。遺命召還在韓諸將。冬十  
月明將董一元茅國器帥兵十萬攻義弘入壘夾  
晉江而軍。義弘在新寨不敢出。敵連拔三四壘。乘  
勝直來新寨。義弘與了忠恒奮擊大破之。追奔斬  
首三萬餘級。明兵伏尸二百餘里。十一月外征  
諸將整軍引還。

織田氏爲政雖偷一錢者亦斬。所以致路不拾

日本政言 卷之十一  
遺之盛也。時受室町弛廢之餘，非此莫以濟之。爾雖然，我先王制為刑律，又設明法之士，論罪之輕重，期於不愆錙銖，誠以人命至重，人主雖操生殺之權，不妄用之也。今不問罪之重輕，偷一錢者與故殺人命奪人財者同科，是何法哉。且夫人主可以殺天下之人，而莫之禁者也。人庶以其下者，豈不可危懼。唯知其殺必於有罪者，而罪之輕者，又得不至死，是臣民所賴以安也。今其所賴絕矣，是不能一日相安也。宜哉其遭獄。

逆之禍也。然未足言也。至於豐臣氏也，則有其所舉而喪先王之澤，絕大地之性，奪生民之命者。天智之制田，授民也。以三百六十步為一段，以二段為口分之田。女城三分之二，田一段得禾五十束，租二束二把。一束得米五升，每段米二石五斗。而輸二束二把，則取米一斗一升。蓋輕於二十取一也。是謂正稅，千載而無大差者。流澤之所以無窮也。至天下用武力耕，不給於餉。蓋租歲重月加矣。然源氏北條氏之間，未有所



日本政言 卷之十一  
大加。大加者。蓋始於足利氏。而極於豐臣氏。豐臣氏極奢侈。已無比於前代。及末年窮兵黷武。用度益不給。欲加徵租稅。而不復可加也。於是。一變丈田之法。以三百步爲一段。一段加六十步。一町加六百步。積而土之。千町加六十萬步。萬町加八百萬步。又就一步。各縮二尺。鞭撻有限之土地。以搜索無故之財利。民數依舊。稅額百倍。開闢以來之遺民。剝未剝之肉。浚未浚之膏血。以供豐臣氏得已不已之欲。豐臣氏以此

取絕嗣赤族之禍。其事已逝矣。而其法遂一成而不可破。至今爲授。上下相習。恬不爲惟。織田氏之法。雖累行一時而已。豐臣氏之流毒。未可知其所底也。憂之則如何。曰。此法也。如商君破井田。開阡陌。不可遽革也。而稅之重。又不可遽減也。三百畝而取二百六十畝之稅。減六十畝之稅。可矣。六尺而出八尺之稅。減二尺之稅。可矣。所減少。而所澤多。於民如新受賜。而於我則上謝天地。中謝先王。而下爲子孫祈長久之福。

MITUWA  
MIZOGUCHI

誰憚而不為耶。

男 賴復

門人 後藤機

牧 輓 同校

石川章

岡田喬

日本政記卷之十六 大尾

發行

東京日本橋通二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京御幸町御池南 菱屋孫兵衛

大坂心齋橋南二丁目 敦賀屋九兵衛

同 安堂寺町 敦賀屋彦七

同 堺筋金田町 象牙屋治郎兵衛

書房

